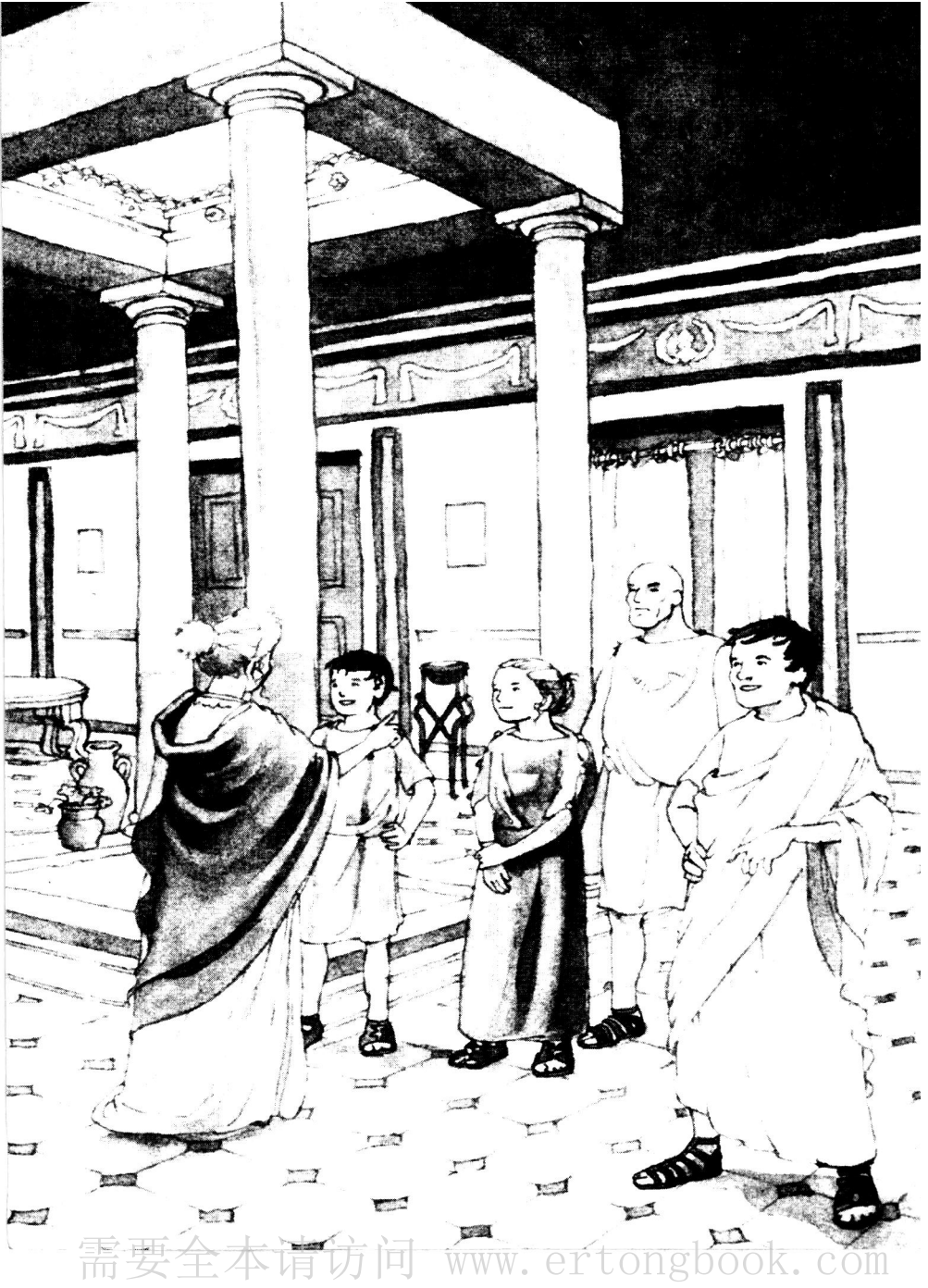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在我们外出旅行期间，你们可千万别给我干蠢事啊！”佩托妮娅叮嘱着她的孩子们，接着又对站在一旁的奴隶说：“科拉斯，你得向我保证照顾好他们两个！”

“女主人，这一点请您绝对放心。”那个肩膀宽宽的、很健壮的奴隶安慰她。

“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”母亲一边拉了拉肩上的披风，一边说，“每当我和你们的爸爸去乡下时，就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好的感觉，老是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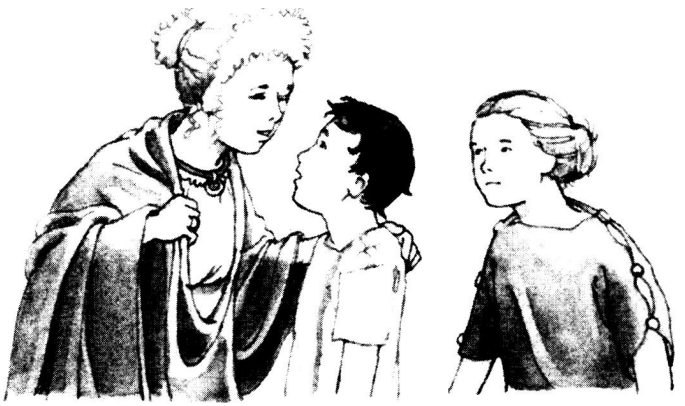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，我亲爱的夫人，”昆图斯·法比尤斯·克莱门斯大笑起来，“提图斯和法比娅哪会出什么事啊！你的担心根本就是杞人忧天。要是按你的想法，孩子们连学都不能去上呢。反正在你眼里，什么地方都有危险。”

“可你自己不也总是说罗马有多危险，而且根本没法知道有多少社会渣滓在街上游荡吗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天黑以后是不怎么安全，在苏布拉贫民区甚至连白天也非常危险。可是，反正到了晚上，提图斯和法比娅就会躺在厚厚围墙后面，在他们自己的床上好好睡觉的。至于苏布拉区嘛，那是绝对不允许他们踏入半步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母亲还是不大放心地想说些什么。

“好了，佩托妮娅，你就别再‘可是’了！”昆图斯·法比尤斯·克莱门斯有些不耐烦地说。然后，他又对与孩子们一起留守家中的奴隶们作了最后的指示。



“那好吧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或许你是对的，能发生什么事呢？反正科拉斯和其他奴隶都在家，当然，还有你弟弟——尽管他这会儿有点力不从心。”

佩托妮娅又亲了亲法比娅和提图斯的额头：“愿上帝

保佑你们。”

“佩托妮娅，快走吧！”昆图斯·法比尤斯·克莱门斯催促着妻子，“现在真得出发了。你就别再担心了，反正只要两个星期我们就回来了。”

父亲大步向门口走去，突然间又停下了脚步。“对了，科拉斯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。明天你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后，顺便去马切路斯元老家一趟，转告他，我回来后将很乐意接手他委托的案子。哦，马已经套好了吗？”父亲说完又问那个在门口等着的奴隶，“那我们出发吧。”

然后，父母就登上了别墅前面停着的马车。母亲又最后挥了挥手，马车便颠簸着消失在罗马漆黑的夜色中了。门卫阿皮翁关上门，又用一根很重的木梁顶上。

“爸妈要有一个多星期不在家呢，真是太棒了！”马车刚从视野中消失，法比娅就忍不住开始欢呼了。

“只可惜普里姆斯叔叔没跟他们一起走。”提图斯有点儿惋惜。

“嗨！普里姆斯叔叔在家有什么关系？”法比娅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，“反正他的腿受伤了，根本动不了；再说——你也知道要摆布他是多么容易的事！”接着，她又激动地拍着手说：“假如我们真的能碰上点儿什么紧张刺激的事，那岂不是很棒？！”

“可我们哪能碰到什么事啊？我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起



床，然后乖乖地跟科拉斯去学校，接受斯克里布纽斯先生的刁难……”一想到那个严厉的老师，提图斯就忍不住发抖。

“我压根儿不这么想。”法比娅对弟弟说，“你不妨发挥一下想像力，比如我们即将经历一次真正的冒险，就像普里姆斯叔叔经常讲的故事中发生的那样！”

“可那只不过是故事啊！”提图斯先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说道，但稍稍思索之后，他的眼睛便开始闪烁着向往的光芒，“没错！要是果真发生点什么事，那可真不赖呢。比方说，‘一桩发生在爸爸办公室的抢劫案’：某个罪犯想销毁一些重要的文件，于是在深夜潜入我们家的别墅，可他却没料到我们两个的存在，结果被我们当场逮住并移交给了警察局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“对！”法比娅也兴奋地继续幻想，“再比如，普里姆斯叔叔被绑架了，绑匪传来消息说，假如我们不立即设法搞到10000塞斯[1]的赎金，他就会没命了。可我们最终还是发现了罪犯的藏身之处，并冒着危险偷偷地溜进去救他，结果嘛，当然是我们成功地救出了普里姆斯叔叔。再比方……”

结果，第二天却根本没发生任何能令他们激动的事。

“你的冒险经历看来是遥遥无期了。”当姐弟俩一起在家里的餐室等着吃晚饭时，提图斯说道。

“你的盗贼故事还不是一样！不过，我又有了一个主意。”法比娅向前探着身体，说，“我们为什么不像爸妈一样，也躺在卧榻上吃饭呢？反正奴隶们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。”

“干吗不呢？”提图斯立即表示赞同，“真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非得像奴隶一样坐在凳子上吃饭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奴端着满满一托盘的东西走进了房间。当她看到姐弟俩正躺在铺了软垫的卧榻上伸懒腰时，立刻惊讶地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就一言不发地开始上菜。

“哇，闻起来好香啊！普洛蒂娅，”提图斯舔着嘴唇问道，“厨师今天到底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”

“他为两位小主人准备了一顿简单的晚餐，”女仆边往卧榻之间的桌子上上菜，边回答说，“有橄榄，豌豆泥配蛋汁鱼，还有蜜渍无花果。”

“噢，天哪，又是豌豆泥！”法比娅做了个鬼脸，“我可真受不了了。”

“撑死了！”一小时后，提图斯吃饱了，呻吟着说，“要是再吃一小口，我就要爆炸了！”

“哎，你听到了吗？”法比娅冷不丁地从卧榻上坐了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有人在敲门——究竟会是谁呢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阿皮翁拿着一封信走进了房间。

“这里有一封给你们爸爸的密封信，”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孩子们，解释道，“普里姆斯·法比尤斯先生已经睡觉了，他严令我无论如何也不要叫醒他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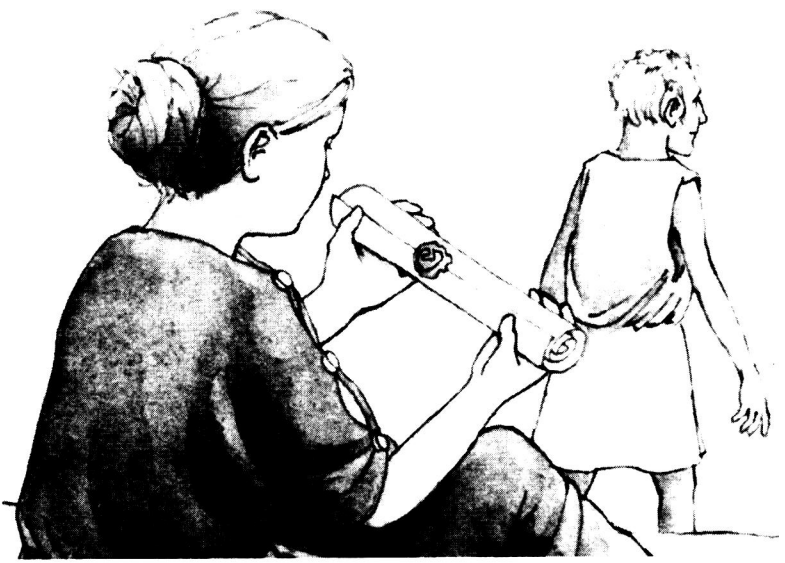
童强调说，这封信一定只能交给昆图斯·法比尤斯先生。可是主人出门了……”

提图斯和法比娅听了，犹豫不决地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我们可以把信放到爸爸的写字台上，等他旅行回来后再看。你觉得呢，法比娅？”

法比娅想了一下，说：“绝对不行！那要等上两周呢。假如有什么紧急情况，那就一定要立即处理才行。你想想看，万一里面是他代理案件的重要证据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假如遇到这种情况，普里姆斯叔叔肯定会知道该怎么办的。可是……”提图斯若有所思地挠了挠脑袋，“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晨再告诉他，恐怕就太晚了……”



“要弄清楚是关于什么事的话，”法比娅打断弟弟的话，“那我们就必须先看一下那封信。阿皮翁，快把信拿过来。谢谢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

法比娅仔细研究着信筒的外表，可是封口处的火漆上没有任何标记。“没别的办法了，只好先拆开再说。”她想了一下，就小心翼翼地揭开封蜡，把信展开。

提图斯也好奇地从她肩膀上望过去。“好奇怪的信。”他脱口而出。

法比娅皱起眉头：“看起来像是外国字。”

“那我们恐怕只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了。”

“不，绝对不行！”法比娅可不想这么快就放弃，“快看，这个角落里写着A=Z和B=A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尤里乌斯·凯撒的密码！”提图斯兴奋地叫起来，“没错，就是这样！”

“凯撒？可他早就去世了呀！”

“普里姆斯叔叔曾经给我讲过，”提图斯解释说，“每当尤里乌斯·凯撒要传递消息时，就会把它们译成密码，以免间谍得知他的计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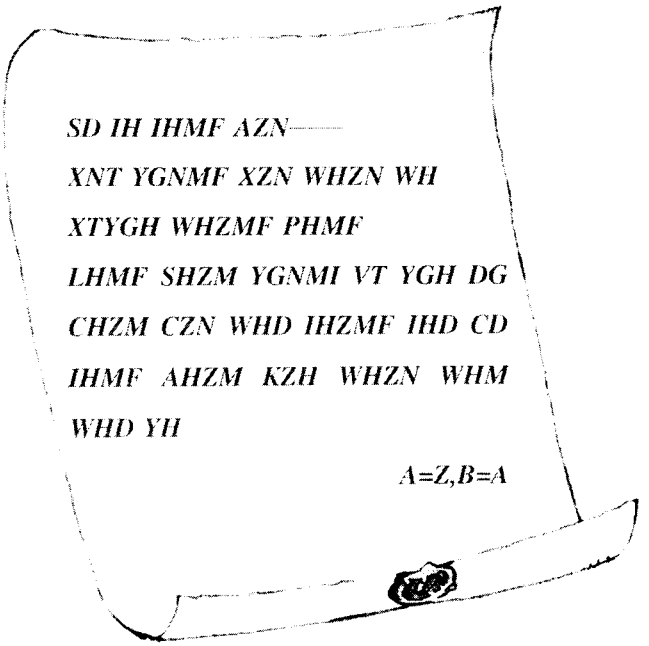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呢？那普里姆斯叔叔有没有告诉过你凯撒是怎么译的吗？”法比娅急切地追问。

提图斯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好像只是简单地用字母表中的某些字母来代替别的字母而已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的确如此！”法比娅激动地推断说，“A=Z，B=A，那么C就肯定代表B。这完全合乎逻辑！”

紧接着，姐弟俩就开始将密信上字母分别向后移一位来破译密码。





消息的原文是什么呢？



“特级警报！”法比娅忧虑地注视着信的内容，“可爸爸又偏偏去博维拉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也许,我们可以给他送个信？”

“等消息传到他那儿时，就太迟了。就算让信童快马加鞭地赶去，也来不及。”法比娅坚决地摇着头，“不行，我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。”

“怎么行动？”

“我们首先必须查明,那人究竟想干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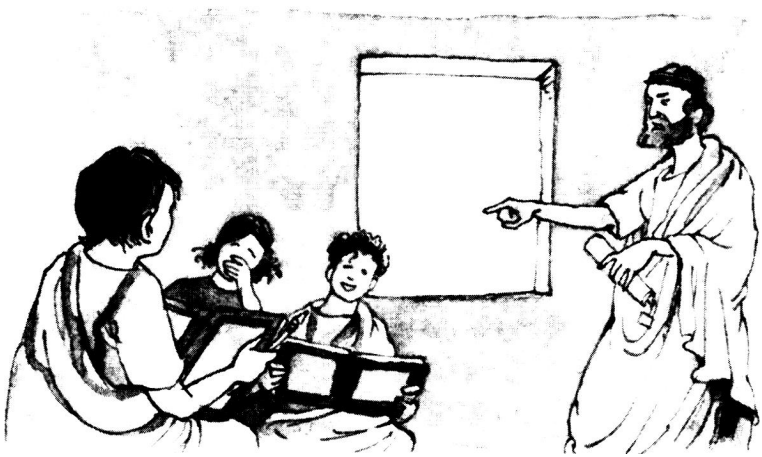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得对！我们干脆一起去井边问问那个报信的人，到底是什么事。可是……”提图斯停顿了一下，“我们怎么才能去呢？我们还要上课啊。”

“那不成问题。中午12点正好是我们的午休时间，而科拉斯通常要等到放学时才会去学校接我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自己赶到鞋匠大街去。”

第二天的上午简直漫长得像蜗牛爬，提图斯一直盯着

马路对面的日晷仪。那个人到底有什么企图呢？他为什么要提醒爸爸注意蝎子呢？

“提图斯·法比尤斯！”斯克里布纽斯老师严厉的声音终于把他从沉思中拉回现实，“既然你如此聚精会神地听讲，那你肯定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啰。”



“蝎……蝎……蝎子。”提图斯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同学们都哧哧地偷笑起来。

“你大概自以为很幽默吧！”斯克里布纽斯揪着提图斯的耳朵说，“我到底要重复多少遍呢？上课时应该注意听讲！今天要罚你写一百遍这个句子。”他还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我一定要让人给教室挂个帘子，这样学生们就不会总是因为那条街分心了。”

终于下课了！往常，提图斯和法比娅总是在午休时间到隔壁的一家小馆子吃点东西，可是今天，他们没吃午饭就急匆匆地往广场方向赶去。

“你真知道鞋匠大街在哪儿吗？”法比娅有点儿怀疑地打量着弟弟。

“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，从阿吉勒图姆大街[2]向右拐就行了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？”

“因为书店恰好就在那条街上。前不久，为了买诗人维吉尔[3]新出的诗集《埃涅阿斯纪》，我和爸爸曾经去过那儿，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到那些鞋店了呢。”

于是，他俩急急忙忙地沿着图斯库斯大街向前走，到了卡斯托和波卢斯神庙附近就可以看到罗马市苑[4]广场了。广场上挤满了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交流着各自听到的新闻，或者听演说家们高谈阔论。姐弟俩艰难地翻过法院门前的台阶，经过撒屯农神庙，走到乱糟糟的演讲台前。

“要是这么走下去的话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准时赶到约定地点的。”法比娅不得不用胳膊肘开路以便自己向前挪动。

“幸好奥古斯都大帝[5]颁布了一条法规，白天不允许任何交通工具在罗马街道上行驶。要不然——你想想看，假如马车和驴车也来凑热闹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”

终于，他们走到了广场的另一边。这时，从国家档案馆的上方可以看到，朱庇特神庙的庙[6]顶正沐浴着正午的阳光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接着，他们在下一个街角处向右拐进了阿吉勒图姆大街。

“那就是我和爸爸曾经到过的书店。”提图斯上气不接下气地指着前面一家店，店里的奴隶正坐在矮矮的桌子旁，在面前摊着的纸莎草纸上誊抄文稿，“应该马上就可以到鞋匠大街了。”

果然，刚到下一个岔路口，法比娅就一眼看到了悬挂在第一家商店门口的成品凉鞋。这里的鞋匠铺密密麻麻的，一家紧挨一家。

“在那儿！就是那口井！”法比娅指着前边。



只见潺潺的流水正从一根细细的水管流进水槽中，可除了一位正在罐水的少妇外，井边再也看不到任何人。

“也许写密信的根本就不是男的，而是一位女士？”法比娅想着，向那个少妇走去。可是，水一灌满，妇人就将水罐顶到头上，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就消失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了。

“目标错误！也许我们要找的人根本就不在这里。”

姐弟俩在井边坐下来。“或许，”法比娅迟疑地说，“是我们来得太晚了？天哪，你想得到吗，这儿住的人家里竟然没有活水，每滴水都要靠自己从井里往回提！假如要你也这样……”

“这一点我倒不担心。难道你曾经见过哪个贵族的儿子需要亲自用头顶水吗？”



时间一点点流逝了，可是除了妇女和奴隶外，再没有任何人接近过那口井。

“会不会是我们找错了井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提图斯摇摇头，“肯定不可能。这一路上难道你看到过别的井？不过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你看到对面那个面包房了吗？”

“看到了。老实说，你现在是不是想吃东西了？”

“嗯，这也是理由之一。不过说真的，也许面包师曾看到过什么人呢。我们不妨问问他嘛。”

“好主意！而且我们还可以顺便给自己买块蛋糕。”

“哈！那究竟是谁在想吃的啊？”

姐弟俩横穿过街道，走进了面包房。

“请来两块蜂蜜蛋糕。”

面包师把糕点递给他们：“三个塞斯。”

提图斯在腰带上挂着的钱袋里翻来翻去，然后把铜币放在柜台上。“噢，对了，”他装作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，“您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井边曾来过一位先生？”

“也有可能是位女士。”法比娅打断弟弟的话，“我们本来约好下午两点在那儿见面的，可没人来。”

“难道你们以为我没事可做，就整天忙着去看街上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你们可大错特错了。”面包师很不友好地大声吼道，“给我出去，快点！”

“唉，根本就是白跑一趟。”当他们重新回到街上时，提图斯失望地说，“不过，至少蜂蜜蛋糕味道还不错。”

“喂！”这时，他们听到有人在轻声叫他们，“快到角落这边来！对，就是你们俩！”

在面包房附近的那条通往小山丘的狭长小巷里，站着一个小姑娘。她正在向他们招手，于是姐弟俩就朝她走过去了。

“我刚才听到你们在向我爸爸打听，是不是有个男人曾来过井边。或许，我可以帮你们的忙。”

“难道你曾经见过那个人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：就在你们来之前不久，我曾看到一个男人就站在这儿。他看起来相当烦躁，一直不停地东张西望，好像很害怕似的。就在这时，有一顶轿子沿着街道过来了。刚开始我也没多想，因为这儿经常有轿子经过。可突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，有两个看起来像是角斗士[7]的巨人飞快地上前抓住了那个男人。他拼命挣扎，但面对那两个大块头，他是一点儿胜算也没有。所以，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把他拖到轿子里抬走了，简直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。”

提图斯吃惊地张大了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姑娘。

“那你知道轿子里坐着的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帘子是拉上的。而且那只不过是一顶非常普通的轿子，叫做……”她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哦，对了！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